

志怪文化 很热很妖怪

这两年,国内兴起了一股“日本妖怪热”,一批与日本妖怪有关的图书被引进,如鸟山石燕的《百鬼夜行》、水木茂的《妖怪大全》、京极夏彦的《百鬼图谱》等。当中国读者的阅读热情被日本妖怪激发时,我们或许很难想到:日本妖怪竟然有七成来自中国。中国久远的妖怪文化为何在本国失落,却在日本落地生根、枝叶茂盛?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探讨的现象。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重新发现妖怪 强调日本的民族性

日本妖怪图书的引进出版,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一个热点。去年年底,新经典推出了水木茂的《妖怪大全》和小松和彦的《妖怪》,让中国读者大开眼界。今年年初,世纪文景引进京极夏彦的《百鬼图谱》,使书迷们惊觉:原来这位鬼才作家在小说创作之外,还有“画鬼”之功。近日又传来消息,日本民俗学奠基人柳田国男的文集也已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发行。

“妖怪学”在日本已是一门公认的学问。据凤凰社图书编辑、《妖怪大全》一书责编马文富介绍,日本一些高校开设的“妖怪学”课程,常常是座无虚席。2017年,日本大学统考的历史试题中,有一道关于“最近动画片里可爱的妖怪增多的背景”,列举了水木茂创作的两种妖怪“新涂壁”和“新滑瓢”。如此看来,了解妖怪文化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基本教养。

妖怪学之所以在日本发展成为“显学”,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日本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在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个性,学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极其注重民间文化保护,顺着民俗学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妖怪学。”妖怪学发烧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师朱砾说。比如日本民俗学开创者柳田国男将民俗学视为发现日本国民性的重要途径,在做田野调查时,尤其注重对各地妖怪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在《远野物语》中为天狗、河童、山男立传,使这些妖怪声名鹊起。

而且日本人很早就开始尝试将原本不可见的妖怪形象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传统。江户时代著名的妖怪绘师鸟山石燕倾其一生完成了《画图百鬼夜行》、《今昔画图续百鬼》、《今昔百鬼拾遗》、《画图百器徒然袋》四册妖怪画卷,共描绘了207种妖怪,确立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日本妖怪的原型。又有葛饰北斋、歌川国芳等巨匠穷其毕生精力描摹妖怪,为后世留下诸多经典画像。

进入工业时代,代表着蒙昧时代想象力成果的妖怪,成了反对工具理性的象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妖怪在日本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渗入到

了文学、影视、戏剧、游戏和美术等众多领域。

前年去世的日本鬼怪漫画之父水木茂,他对战后日本妖怪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的漫画《鬼太郎》系列,号称“日本国民漫画”,那个身穿横纹背心、日式木履的小男孩,让人们发现妖怪还可以如此可爱有趣。在水木茂的故乡境港,甚至有一条专为他设立的“水木之路”。因妖怪文化而带动起来的旅游业,已成为境港市的重要经济支柱。

自称水木茂弟子的京极夏彦将现代推理与古典妖怪文化糅合,走出“妖怪推理”一路,他创作的“京极堂”系列风靡日本数十年。在小说之外,他还活跃于妖怪研究、妖怪图的绘画、漫画创作等领域,《百鬼图谱》即是他承袭前人笔下的妖怪图绘制而成。

在动画领域,不得不提动画大师宫崎骏,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看到妖怪的身影,如《龙猫》中的龙猫家族、《千与千寻》中的无脸男等。这些都对妖怪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妖怪文化不仅在日本国内流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中国。尤其是这两年,国内兴起了一股“日本妖怪热”。除了大量的妖怪图书被引进之外,在动漫方面,《犬夜叉》《夏目友人帐》等均受到国内青少年的欢迎。游戏方面,根据梦枕貊的《阴阳师》改编,由国内某公司出品的日式和风手游《阴阳师》,更是风靡全国。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中国志怪传统的失落

然而,当中国读者被卷入一轮日本妖怪文化热时,我们或许很难想到:据日本哲学家、妖怪学首倡者井上圆了统计,在日本妖怪中,竟然有七成来自中国。

自唐朝以来,中日文化交流频繁,中国古籍《山海经》《淮南子》《酉阳杂俎》等流传到日本,精怪文化也随之传入日本,并被日本人广泛接受。从鸟山石燕的《百鬼夜行图》(收录了207种妖怪)到水木茂的《妖怪大全》(收录了764种妖怪),可以看到大量中国妖怪的身影。最著名的女妖玉藻前就是九尾狐妖妲己,她在唐朝乘遣唐使的船来到日本,后来又诱惑了鸟羽天皇;经常出现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姑获鸟,出自郭璞的《玄中记》;还有“飞头蛮”,又称“转辘首”,干宝《搜神记》中

早有记载。这些妖怪传入日本后,又经过了日本人的再加工。《妖怪大全》中描绘的龙,其外貌与中国传说中的龙一样,但经过日本人改造后,日本的龙讨厌金属。在月亮上伐桂树的吴刚,传到日本之后,变成了妖怪“桂男”,据说被它招过手的人会折寿。日本的“天狗”和《山海经》中天狗的形象差不多,只是不吃月亮。“河童”就像中国的河神,只不过从“神”降格成了模样奇怪爱耍赖的普通妖怪。类似这种发生变化的妖怪还有很多。就这样,这些来自中国的妖怪,经过日本人的加工后,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妖怪以及日本本土妖怪,组成了一个妖怪王国。

为什么中国的妖怪传统在本国变得边缘化乃至失落,却在日本落地生根、枝叶茂盛?

首先,这与日本人的泛灵信仰有关。“日本人相信万物中有神灵寄居,相信花妖鬼狐皆有情感,敬畏自然的强大生命力,对不可见、不可控的神秘力量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对日本人来说,妖怪不只是消遣故事里的小角色,更是一种泛灵信仰的衍生。人触景生情便会多思,加上日本四面环海,湿润的气候常伴有雾霭,于是更添了一份神秘。这样一来,各种妖怪故事便诞生了。”新经典文化图书编辑、《妖怪》一书的责编薛茹月说。

其次,中国多为脸谱化的妖怪,而日本人在传承过程中,对妖怪形象不断创新,使其获得了更持久和鲜活的生命力。“在日本,随着电影动漫等产业的发展,很多妖怪都开始以可爱的形象出现,这些萌萌的妖怪,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和喜爱。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妖怪,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形象较代表性的作品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恐怖吓人。”马文富说。

此外,中国的鬼灵精怪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鸟山石燕创作了《百鬼夜行图》,对日本妖怪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之后水木茂创作了《妖怪大全》,在鸟山石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妖怪体系。中国的妖怪虽然多,《山海经》中也确实记载了不少异兽,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故事性较差。

输出与回流 中国志怪小说新发展

从先秦《山海经》、魏晋《搜神记》《博物志》,到唐宋《酉阳杂俎》《太平广记》,再到明清《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中国久远而绚丽多姿的志怪文化,构成了与写实相对峙的另一个传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酉阳杂俎》“古艳颖异”,周作人称看古代小说“最爱段柯古”(《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鲁迅的《故事新编》中也有大量志怪元素,《铸剑》即根据《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改写而成。

近代以来,中国志怪传统虽然没有中断,但已经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探究其原因,受访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与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强调世俗理性有关。

“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写实文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书写‘怪力乱神’就显得不合时宜。即这类故事难登大雅之堂,也就很难形成规模了。”马文富说。

“所谓子不语乱力乱神,谈妖说鬼有蛊惑人心的嫌疑。中国深受儒教文化影响,对神鬼也有道德性要求,妖怪不受控制便要降伏消灭。”薛茹月说。“近代以来,中国志怪传统被启蒙者们所扬弃,认为那是迷信、不科学,妖怪这种东西自然无法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中立足。这跟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强调民族性恰恰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朱砾说。

不过,近年来受日本文化影响,中国小说界也兴起一股志怪文学热潮。评论界大体将其分为两种类型:都市志怪小说和笔记体志怪小说,前者较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乙巳门的《志怪录》、蛇从革的《异事录》、颜歌的《海怪简史》、徐来的《想象中的动物》和《碎前故事集》、赵松的《细听鬼唱诗》、唐晋的《蛟人》和《蛟典》。

这些新鲜的写作者们,在继承和反思既往智慧的同时,又融入了新的小说观念和文学价值,试图寻找一个民族文学中新的生机和美感。



《鸟山石燕百鬼夜行全画集》鸟山石燕 绘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4月



《妖怪大全》水木茂 绘 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1月



《妖怪》小松和彦 编著 新星出版社2016年11月



《百鬼夜行阳》京极夏彦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壮大,形成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妖怪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民族性和文化个性。顺着民俗学的发展

——朱砾



《异兽志》颜歌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



《异事录》蛇从革 著 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9月